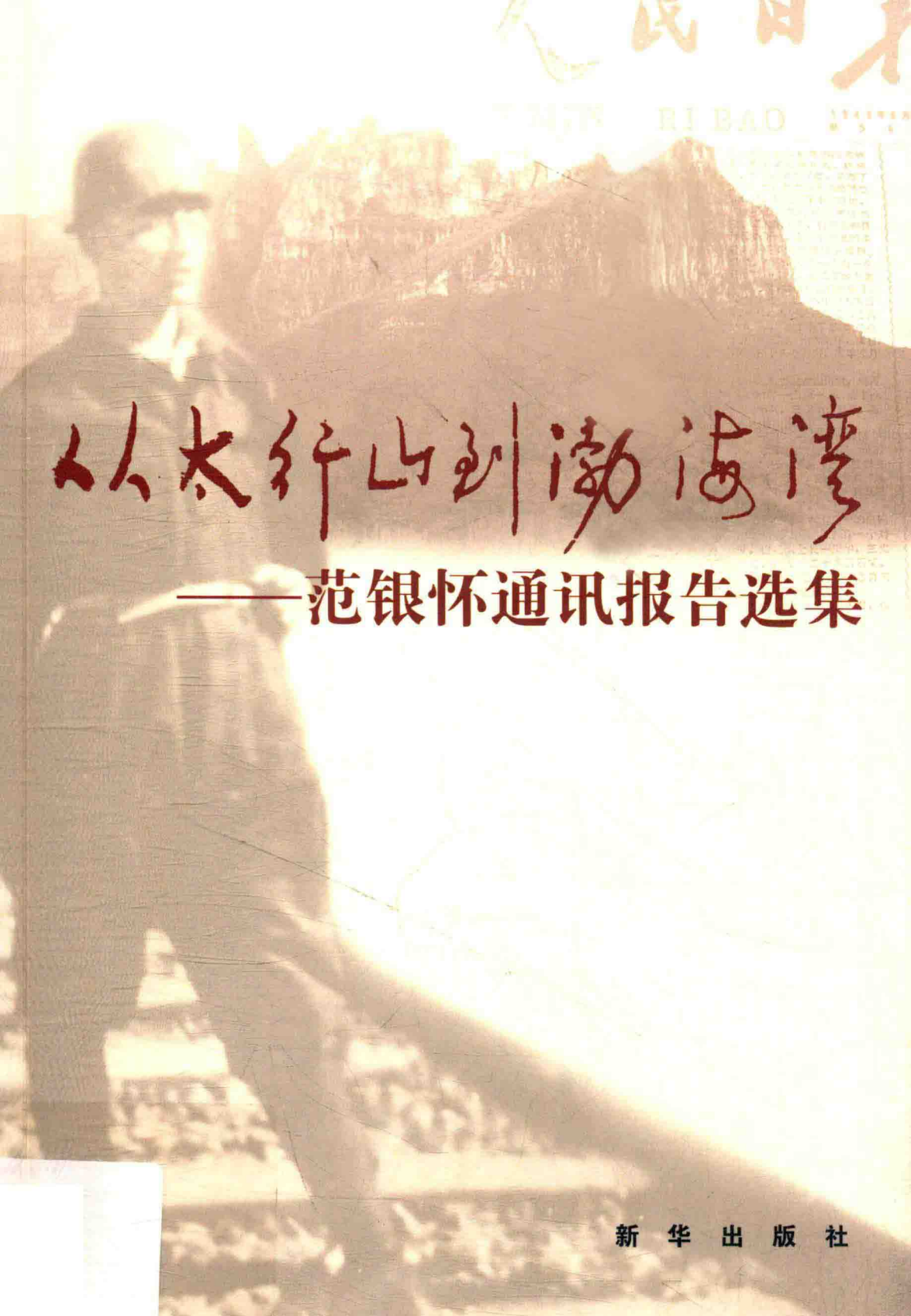




人民日報
T M P R I B A O

从太行山到渤海湾

——范银怀通讯报告选集

新 华 出 版 社

从太行山到渤海湾

范银怀通讯报告选集

范银怀◎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太行山到渤海湾：范银怀通讯报告选集 / 范银怀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66-1043-5

I. ①从… II. ①范… III. ①新闻通讯—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3513号

从太行山到渤海湾：范银怀通讯报告选集

作 者：范银怀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庆春雁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60mm×230mm

印 张：9.75

字 数：110千字

版 次：2014年6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043-5

定 价：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引言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前20年主要在山西，后20年主要在天津。因此书名定为《从太行山到渤海湾》。

新闻通讯大部分选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刊物上。

第一篇、第二篇，主要反映山西的工农业建设。从第一篇《“煤铁之乡”展新姿》汇集的稿件可以看出当时职工群众高昂的建设热情。第二篇是《大寨之路》发表前后及其社会影响。

第三篇、第四篇是在天津采写的稿件，主要选了改革开放初期写的几篇。

《重温新民主主义》《抗日烽火燃太行》是我青少年经历的社会。内中黄敬的事实是阅读天津档案馆的材料写成的。

第七篇、第八篇是对几位老宣传新闻工作者的回忆，可以从他们学到作人的品格和采写新闻的经验。

穆青同志为此书题写的书名。我当面感谢过他。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尽快出版”，没想到出书时他已成了故人。我写了《穆青和我这个老记者》这篇，表示对他深切怀念。

吴象同志在百忙中为此书写了序言。

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刘应宗、刘堪文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对他们深表感谢！

范银怀

2014年6月于天津新华园

序

吴 象

《从太行山到渤海湾》是范银怀同志从事新闻工作的通讯报告选集。他是新华社一位老记者，也是我交往多年的一位老朋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当记者，我在山西日报工作（注：总编辑），两个单位同在一个大院，关系尤其密切。

范银怀开始当记者，主要采访工业。被称为“煤铁之乡”的山西，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发展，引人注目。他经常深入工厂、车间采访。在大同煤矿，随工人钻进薄煤层，看如何充分利用资源；采访太钢工人劳动竞赛，日夜蹲在炉旁跟班，和工人交朋友，写出了《师徒炉》这样生动的稿子，表现了一个记者的敏锐和勤奋，曾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他的更有价值的优秀作品，我认为还要算1964年初与沙荫合写的《大寨之路》。山西老根据地多，著名的劳动模范也多，直到60年代初期，陈永贵还不是太出名的。范银怀是昔阳县人，老家离大寨不远。他认识陈永贵比较早，也早有心想下工夫报道大寨这个山区建设的典型。1963年夏秋之际，大寨遭了一场毁灭性的水灾，但是大寨人没有气馁，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再接再厉，重建家园，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指示报社派记者深入采访，进行突出的连续的报道。一段时间，关于大寨的新闻、通讯、评论、照片在省报上频频出现，陈永贵



在山西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范银怀也在新华总社领导的具体指导下，与沙荫共同深入采访，写出了《大寨之路》。这篇通讯，同《山西日报》的报道相比，显然又高了一个层次。它虽然只有8000多字，却概括了报纸上前前后后许多报道的主要内容，而且观点更鲜明，细节更生动，因此对读者更有吸引力，启示更多。新华社播出后，中央和各个省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大寨从此名扬全国，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中南局一位原籍昔阳的领导人李一清，返乡探亲时特意去大寨参观了一趟，很是赞赏，曾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报告，进一步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4年3月毛泽东主席南下视察工作，路过河北邯郸时电召陶鲁笳去汇报。陶详细的口头汇报



吴象（中）家人和作者（右三）家人合影（1998年）

了大寨的情况，又向毛泽东推荐了这篇报道。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那两位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靠大寨。”这很可能就是农业学大寨最初的由来。后来，农业部长廖鲁言奉派亲自到大寨蹲点考察20天，进一步总结大寨经验；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外宾去参观大寨，对大寨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关于大寨的好文章、好报道数不胜数，《大寨之路》反而逐渐不被人多提起了。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利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把这个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榜样，人为地拔高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把大寨经验歪曲为“大批促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穷过渡”等等，使农村中原已广泛存在的“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全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大寨之路》当然更没有人提起了。经过了多年的农村改革，情况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大寨的功过是非，应该可以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分析。今天回头来看，《大寨之路》这篇通讯，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站得住脚的。它为新中国发展过程中这一段并非不重要的历史保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显示了典型报道在重大决策酝酿进程中的威力。通讯本身以事实说话，颇能使人感到记者的才思和文采。“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用双肩担来了幸福”，对于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拼搏的人们来说，这两句话仍然是值得深思、令人鼓舞的。

我同范银怀同志成为老朋友，主要并不是由于新闻工作上的交往，而是由于一起在一个村蹲过点。时间是1964年秋后至1965年夏初“四清”运动期间，地点是原平县平地泉，一个近千户的村庄。当时我是县工作团副政委兼村工作队长，他是办公室主任，还有两三个副队长。队员有四五十人，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吃派饭。强调“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扎根串联。我们队部几个人同住一间屋，同睡一条炕。白天各干各的，晚上就在一起碰情况，讨论工作，



处理问题。谈完了正事，还要闲聊。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兴之所至，无所不扯。互相熟悉和了解程度，是机关里多少年也比不上的。

1966年5月，那场大风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奉派去接管“修正主义”的北京日报，可是不久，我自己也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而被打倒。后来又被揪回太原，成了《山西日报》的“头号走资派”，也是省内最重要的批斗对象之一。这当然要株连到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同我接触较多的人，被迫同我划清界限，对我进行揭发、批判。尽管我当时思想很混乱，情绪很低沉，但对写大字报的同志并无太大反感，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被迫的。反正我已经成了这副模样，说得轻一点或重一点，材料再添一点或去一点，对我都无所谓了。这类大字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越到后来越觉得荒唐可笑，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污蔑，则难免也引起我内心的鄙视和愤懑。奇怪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字报高潮中，我始终没有见到范银怀对我做什么揭发。这也许由于报社、分社虽然同住一院，毕竟不是同一单位，他却受到的压力较小。新华社作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渠道，受到军代表的支持、保护，可以摆脱派性斗争的干扰，当然借此派性闹得更凶的人也有，可范银怀绝不是这种人。像我在“四清”中早知道的那样，他憎恶见风使舵的人，更不会干落井下石的事，这使我在对他的好感中增添了几分敬意。

70年代，我重新出来工作，虽然离开了报社，但同范银怀仍有工作来往。1975年他被调到天津分社，从此就很少见面了。后来我也离开山西，辗转来到北京，京津相距不远。他每到总社开会或送稿，总要来家里坐坐。我有时到天津，也总要到他家里去看看，还一起到天津大邱庄、南郊区做过两次调查，后来又一起去过一趟新疆、广东、海南、黑龙江。见面总是嘻嘻哈哈，可以放言无忌，随便倾谈，感到十分愉快。岁月流逝，忽然已年近花甲，头上的白发快赶上我了，而我仍然习惯地叫他小范，老改不过口来。好在他不以为忤，仍然乐于接受，我也就打消了歉意。最近，他来看我，送来一摞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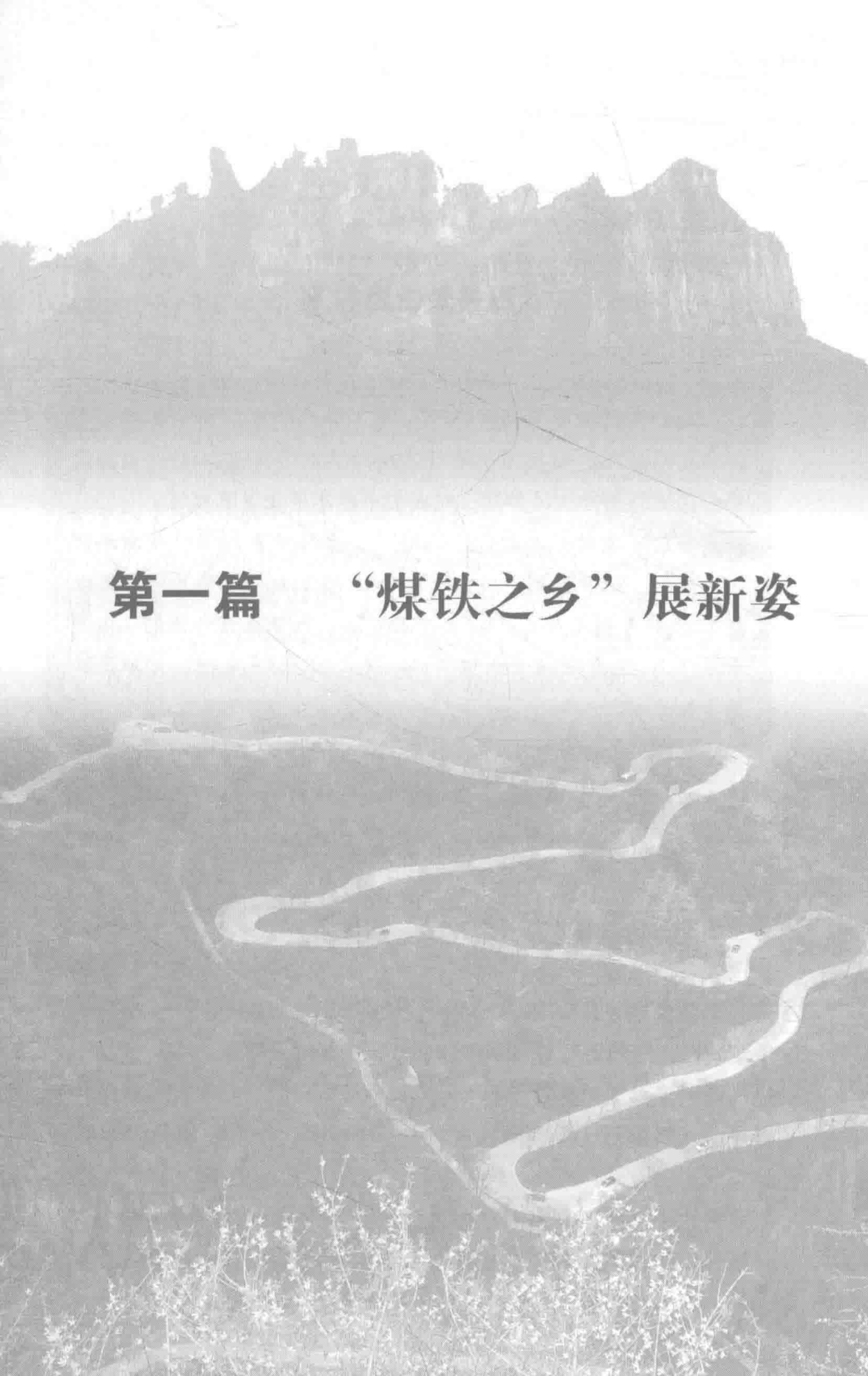
子，就是这本《从太行山到渤海湾》，要我写几句序言。我们是老朋友，当然不能推辞，说实在的，见到他几十年记者生涯的劳动成果、心血结晶，终于得到成书出版的机会，不由得衷心的为他感到高兴。当前还很讲“官位”，在不少人眼中，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往往以职位高低为标准，这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颇欠公允的。范银怀从初当记者之日起经常深入农村、工厂采访，一直没有离开过第一线的岗位。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对一些有争议的典型和重大的建设项目又作过有价值、有卓见的报道。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辛劳地工作，离休后仍然坚持写作，正像一个真正为人民而工作的人没有什么离休不离休一样，记者也无所谓离休不离休。没有固定任务，正好更主动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写更有价值、更有深度的作品。当了几十年的记者，经历过那么多事件，接触过那么多人物，积累了那么多素材，脑子里想法一定不少。坐下来静静地读书、思考，有重点的继续深入调查，选准专题潜心钻研，此其时矣。记者与学者、作家是相通的，不少学者作家本都是记者，不少记者兼学者或作家，托社会主义之福，平均寿命大大延长。七十不稀奇，六十小弟弟，对小范老弟有厚望焉。在我看来《从太行山到渤海湾》，既是记者生涯的总结，又是攀登新台阶的起点。在今后岁月中，我相信可以读到作者更好的作品。叶帅诗云：“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若有志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应有这样的胸襟和心境，愿以此自勉并作为银怀同志赠言。

（吴象，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目 录

序	1
第一篇 “煤铁之乡”展新姿	1
矿井里的战斗者	3
阳泉——精干的工业城市	10
现场办公室	12
师徒炉	13
第二篇 穆青和通讯名作《大寨之路》	17
从明确报道思想到补充、修改	19
大寨之路	23
第三篇 津门改革迈新步	41
把三百万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	43
疏通渠道货畅其流——天津流通领域改革调查报告	48
选拔专家内行当领导	51
勇于创新的李瑞环	55
第四篇 走出国门看世界	59
访日杂感	61

新加坡和现代文明·····	65
苏联一日游·····	68
美国公民入籍新试题及答案·····	69
 第五篇 重温新民主主义·····	73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首任市长黄敬·····	75
重温新民主主义——追忆60年前中央团校二期的学员生活·····	86
 第六篇 抗日烽火燃太行·····	99
从清水利一看侵华日军战犯罪证·····	101
毛昌五情系太行老区农民·····	115
 第七篇 良师益友引我行·····	123
贺龙要王宗如握紧马尾巴·····	125
马明和山西分社的业务民主会·····	126
 第八篇 追怀老朋友、老同志·····	131
老毛同志一、二事·····	133
“代写书信”者的品格·····	135
穆青和我这个“老记者”·····	137



第一篇 “煤铁之乡”展新姿

我们在迂回曲折的巷道里，在工作面和顺槽里，在矿井下的各个角落里，访问了那些终年劳动在地下的矿工们。他们的那种热诚的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不能不写出这篇报道。

一旬一次的炉与炉评比迫近了。当铁水不能同时供应两炉子吹炼时，他立刻同全班工人商量：“我们把铁水让给他们怎么样？”当时个别工人说：“临到紧要关头，把铁水让给他们，不是白搭了。”王富官耐心地但坚定地说：“我们是争钢，可不是只为争红旗呀！”

矿井里的战斗者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们坐上舒适的列车，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旅行的时候；当你们把一铲煤放到刚生起的炉子上，准备烧饭的时候；当你们看见一炉钢炼出来，一度电发出来的时候，你们可曾想到过那些终年战斗在地下的矿工？

矿工，正是他们，把祖国地下的宝藏开采出来，供给了工业充足的食粮，供给了人们光和热。

9月下旬，在大同煤田的同家梁煤矿，我们在迂回曲折的巷道里，在工作面和顺槽里，在矿井下的各个角落里，访问了那些终年劳动在地下的矿工们。他们的那种热诚的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不能不写出这篇报道。

巷道侦察兵

深夜，一、二号钻机发出隆隆的响声，从九号井向西南部地表——七峰山顶钻进着。

这里，距地表越近，煤层情况就越复杂，古塘和积水也越多。现在，钻机又碰上了在大同煤田里少有的坚硬岩石。领班工人刘保玉非常谨慎地把着机柄，两只眼紧盯着水表，不时侧耳细听机器声音，想在那里找出50多米以内的秘密——究竟是偶然遇上石棱呢，还是遇上断层？

突然，机器响声急剧增大，水表的指针跃升到十五个大气压以上，显然钻眼是被什么东西堵塞了。刘保玉赶紧摇动把柄，开足马

力，想用水力把跑进钻眼里的东西赶出去；但是，他前后费了大半个小时没有成功。后来他又检查了吸水管，提水冲灌了机器，还是没有一点好转。这时，这位学钻探才满一年的年轻人刘保玉，很在行的对伙伴们说：这一定是石块横堵在钻头圈眼里，看来得大动手术拆卸了。这时已经深夜十一点，离下班时间很近了；但是，他们不愿把麻烦留给下一班工人。于是，刘保玉招呼他的四伙伴立即动手，消除了机器的故障，使机器又正常地转动了起来。

就在这一天，刘保玉和他的伙伴创造了日（班）进37.15米的钻进记录，超过一般钻进速度一半左右。同时，还配合另一架机器，查明了整个三矿西南约两千四百多公尺长的地区内煤藏量和古塘积水情况，为掘进工人探出了前进的正确道路，并且有力地扭转了8月以来勘探赶不上掘进的局面。

开路先锋

电灯把新开拓出来的巷道照耀得如同夜市。刚掘进了九米的煤洞，像一张张开的大嘴，高度仅仅二尺一寸。马国富和他的掘进组的工人正躬着腰坐在这张大嘴里开动着电钻；电钻发出均匀的突突的声响，煤屑四溅。张德华和郑良友两个人，曲着两腿坐在煤洞里，低着头，好像忘记了一道道流着的汗水，一锹一锹地把刚打下来的煤铲到面前的一个裁成两半的汽油桶里。一桶煤装满了，站在这张咀外边巷道里的工人，就赶紧拉着系在汽油桶上的长绳，把装满煤的汽油桶拉出来，然后再抬到运煤车上，倾倒出来。

这一切，进行得那样紧张，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只手停顿下来：他们正在为大同煤矿开采薄煤层打着先锋仗——在这二尺一寸的煤层上开凿出大巷来，开凿出供回采的小巷道来。

在二尺一寸高的地方掘进，人站不起来，也不能坐直；但是国家要求煤矿工人们节省国家的资源，把一切可能开采的煤都采出来。马

国富掘进组的工人们，在八天以前，勇敢地担当了第一次掘进薄煤层的工作。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这些出色的矿工。他们把原来的弯把锹改为直把锹坐着铲；因为打下来的煤不好往外运，工人们就设法把汽油桶劈成两半，往外拉。他们有时坐着，有时蹲着，有时干脆躺下来干。就这样，他们打开了向薄煤层掘进的困难局面。

出色的炮手

一早，张占孝和他的助手们就带着一天用的火药、炮药和雷管到了工地。工作开始了。等放完第一次排炮，在烟尘未落的当儿，他们又动手绑扎下次用的雷管和炮药；炮烟一落，又立即拿起电钻钻新炮



作者和莎荫（右）
在大同煤矿采访
（1956年）



眼。这是张占孝创造的新工作法。用这种办法，不但能按时打眼放炮，永远不误出煤，而且活干得多，还能腾出一个干零活的人去装煤。

张占孝是个在井下劳动了十多年的矿工。六年以前，九号井刚建成开始掘进的时候，由他放了第一排炮。从此，他改掘进为放炮，并且逐渐成了出名的炮手。

最近几天，他在一次上班的时候，遇到一种特殊情况：割煤机发生故障没有割断煤根，前班工友因此也没有按规定打出30个炮眼。当时，回采工人和他一起来到工地等着装煤，眼看就误了生产。怎么办呢？他没有犹豫，马上帮助开动割煤机，并且经过协商，破例地在破根之前打炮眼。结果，这一班工作虽然很紧张，但是活不仅没有少干，而且照例给下班工友留出了30个炮眼。

“顶天立地”的人

八七二工作面的“正规循环”又挨到准备班上班了。支柱工贾维带他的一伙战友在4米多宽、60米长的工作面上开始了工作。

沿着刚刚采完煤的空地，支柱工人们匆忙地把一根根粗大的木柱支起来。斧头敲打着“柱帽”，发出此起彼伏的声响。出色的支柱工王富，干的真快。他把一个2米长，直径6寸多的柱子轻轻地竖起来，然后拿起一块柱帽，拍拍拍三下，就结结实实地顶住了顶板。一排密集的支柱有300多根，支柱工人们只在6小时内就都把它们竖了起来。

在24小时内，八七二回采工作面的11个支柱工，要在那片采完煤的空地上竖立起400多根支柱，把回采工作面建设得像一条整齐的地下街道。

前边的煤层采完以后，后边300多米厚的顶板对下面6尺高的空间加上了大到无法计算的压力。支柱工人——这些干着“顶天立地”